

房龙作品系列

与世界 伟人谈心

修订本

房龙 著
常绍民等译

上

这书的成功，实也非侥幸。

因为从来的历史书，
总无非是个骸骨陈列所，

没有不叫读者沉闷的，
房龙却能使幽圉中的骸骨起来跳舞，
而用二十世纪的人本主义的火炬
将已埋葬的文化分明烛照起来。

从这一点而论，

房龙实曾在学术上
辟了一条重要的途径。

—— 傅东华

房龙作品系列

与世界 伟人谈心

修订本

房龙 著
常绍民等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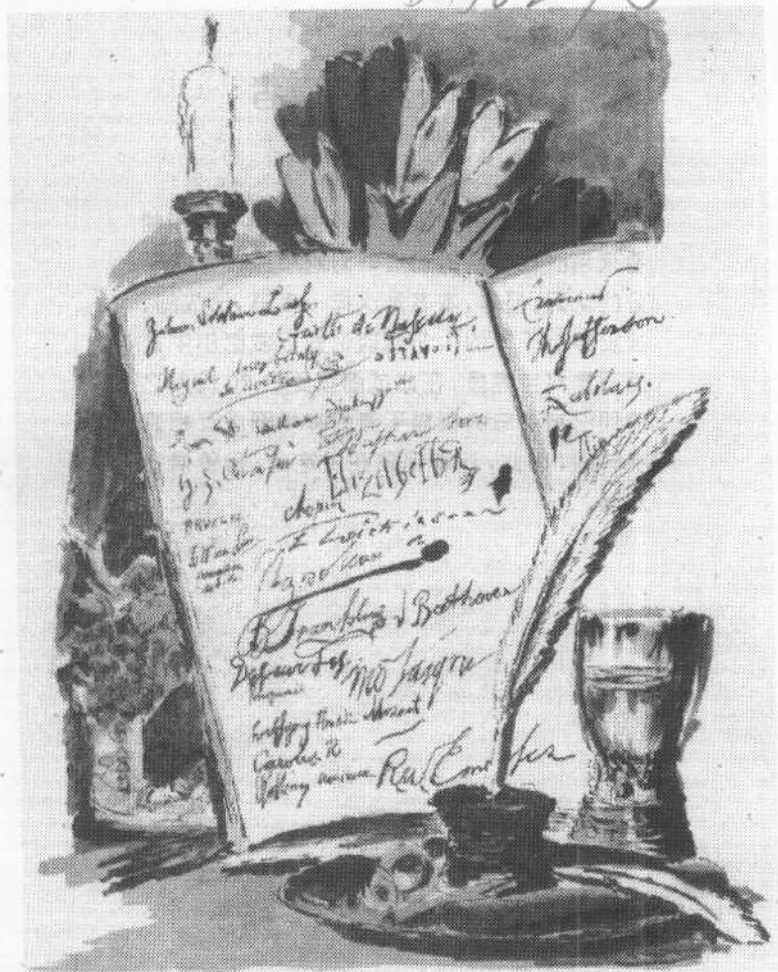
上

中国和平出版社

致爱较真的读者

在阅读本书时读者可能会碰到一些在他看来与时代不合的说法，对这一点作者有充分的认识。但是，本书是这样一本书，已故的、被安葬上千年的人在此谈论他们爱吃小牛排而不是八宝鲤鱼，在此试图就距今 20 代人之前即已被遗忘的模糊不清的神学观点互相浪费时间，因此，这种现象在所难免，尚望读者海涵。

0762/32



中译者序

知道房龙这一名字，是在 80 年代中期于大学求学之际。当时三联书店出版了他的《宽容》，我买了一本，并像当时许多年轻人一样深深喜欢上它。那本《宽容》为朋友借阅，辗转流传，早已不知去向。不过十年后，书中文字仍依稀在目：“这是一本奉献给宽容的书”。“宽容：容许别人有行动和判断的自由，对不同于自己或传统观点的见解的耐心公正的容忍。”“个人的不宽容是个讨厌的东西，它导致社团内部的极大不快。不过个人的不宽容没有刽子手……官方的不宽容却不然，它可以权力浩大。它除自己的力量之外，不承认任何权威……一旦胡乱发起脾气，便可以置无辜的人于死地”。固然，许多哲人，诸如房龙本人仰为观止的伊拉斯谟、伏尔泰等，更为深刻地表述了类似思想。但以如此轻巧俏皮的文字，通过生动贴切的例证，引发痴似地把这样一部严肃著作一气读完，一看再看，实属房龙魔力之所在。后来，读他的《漫话圣经》、《人类的故事》，同样可以强烈感受到这一特点。

房龙全名亨德里克·威廉·房龙，是荷裔美国作家和历史学家，1882 年 1 月 14 日生于荷兰鹿特丹，1903 年赴美国，在康奈尔大学完成本科课程。1911 年获德国慕尼黑大学博士学位后，先在美国几所大学任教，后充当记者、编辑、播音员等，游

历过世界许多地方。1944年3月11日，对纳粹势力深恶痛绝的房龙未及看到盟军的胜利即于美国康涅狄格去世。

在所从事过的各种职业中，房龙在写作方面取得了最令人瞩目的成就。幼时，由于得不到家庭的温暖，他养成了与书为伴的习惯，“逃避在过去之中”，尤其爱读史书，大量阅读了在荷兰和欧洲历史上有影响的伟大的作家、思想家、艺术家的著作，这为他后来进行写作打下了良好基础。1913年，他出版了他的第一部专著《荷兰共和国衰亡史》。1921年，《人类的故事》使他一举成名。由此开始，被人称为“大块头、粗壮结实、精力充沛、勤勉的文艺复兴人”的房龙一发不可收拾，至去世为止，以平均每年近一部书的速度写过了20余部均有相当大影响的著作，饮誉世界。据1947年一份资料统计，他的著作曾先后在荷兰、德国、法国、瑞典、丹麦、芬兰、挪威、日本、印度、苏联、西班牙、意大利、波兰、匈牙利、希腊、罗马尼亚等国翻译出版。早在20—30年代，房龙的《人类的故事》、《房龙地理》、《发明的故事》、《漫话圣经》和《上古人》即被译成中文出版，影响了当时整整一代年轻人。

房龙的著作主要是历史和传记。除上文提到的著作外，比较重要的还有《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传》、《航行于七大洋的船舶》、《圣诞欢歌》、《与世界伟人谈心》、《伦勃朗传》、《人类的艺术》等。其中，《伦勃朗传》是他倾力撰写的关于佛兰德画家伦勃朗生平的半小说体评传，在其写作生涯中占据最重要地位，惜乎至今未有完整的中译本问世。

下面转过来简单谈谈《与世界伟人谈心》一书。该书按书名直译为《房龙名人传》，初版于30年代初，1942年修订再版（中译本即据此版本）。它以一种虚拟的古今谈话形式向人们介

绍了几十位在人类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人物。

在这里，作者借举行周末晚宴的形式，以一种巧妙方式，凭着自己丰富的想象力，不拘时空，让这些早已作古的人物复活，应邀出席奇异的晚宴。晚宴共举行了二十一次，先后到场的有伊拉斯谟、沉默者威廉、乔治·华盛顿、托马斯·莫尔、参加过尼西亚宗教会议的两位主教、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拜占庭皇后西奥多拉、巴赫家族、勃鲁盖尔家族、拿破仑、贝多芬、达·芬奇、罗伯斯庇尔、托克马达、莎士比亚、莫里哀、塞万提斯、笛卡尔、爱默生、孔子、柏拉图、拉伯雷、安徒生、伏尔泰、托马斯·杰斐逊等人。这些人有时单独前来，有时成双成对前来，有时是成群结队而来。全书二十一章，每一章的写作方式不尽相同，但一般说来都包括两部分：介绍客人生平事迹；具体描述每次宴会的情景，除对音乐、酒宴的介绍外，重点在于人物思想的交流和碰撞。

一如作者的其他各部著作，本书的一大特点是可读性强。郁达夫曾在林徽音译本《上古人》所作序言中这样评价房龙的写作艺术：

“实在巧妙不过，干燥无味的科学常识，经他那么的一写，无论大人小孩，读书的人，都觉得娓娓忘倦了。”

这一评语完全适用于《与世界伟人谈心》。房龙以文学家的手法讲述历史、思想，确确实实向人展示出他的魔力，各种不同的人物跃然纸上，读来盎然有趣：人类始祖的憨态，伊拉斯谟、孔子、柏拉图等哲人的神韵，沉默者威廉、华盛顿、杰斐逊等政治家的翩翩风度，莎士比亚等作家的神采，莫扎特等作曲家的卓然不群，南森等探险家的大无畏精神，各不相同。在作者心目中，应邀到场的人物并不全都是心智健全的伟人。因而，你在书中也可看到这类让人忍俊不禁、可气可笑而又发人深思的

场面：尼西亚会议二主教的无谓相争，拿破仑的虚伪狡辩，彼得大帝与查理十二世拔刀相向，罗伯斯庇尔等的残暴。在对人物的处理上，作者没有用单色调重抹，而是力求展现其多重色彩。因而，本书可以说是一幅古往今来人物百衲图。

房龙在写作中倾注了激情，赋予该书一定的思想性。此书成书时正值法西斯势力开始掌权之际。作为一位有思想的作家，房龙表露出对局势的深切关注。他推崇伊拉斯谟反对愚昧和偏执的思想，呼唤宽容，反对专制暴政和纷争。尼西亚会议二主教围绕着鸡毛蒜皮问题进行的争斗貌似可笑，但历史上类似的事端何其多！拿破仑奉行专制扩张政策，把千千万万的人送上死亡之路，但他依然一呼百应，怎不发人深思！当然，华盛顿和沉默者威廉则从另一方面显示出一种傲然正气：虽面临种种逆境，为了选定的事业，吾往也！作者在书中称莎士比亚为人类的挖掘机手，他自己也力求如此，展现出形形色色的人性。顺便提一下，房龙对中国哲人孔子的评价，竟与时论切合！

应当指出，房龙由其自己的人文主义立场评判、针砭人物，在我们看来，一些方面有失客观，如对罗伯斯庇尔的态度，对东方、西班牙尤其是俄国布尔什维主义的看法等。读者圣明，自能鉴察。

应朋友颜玉强君之邀，组织人翻译了这部书。房龙博学多才，音乐、绘画乃至烹饪样样皆通，并通拉丁文、希腊文、法文等多门语言，书中屡屡引用。吾辈浅薄无知，勉为其难行事，再加时间过于仓促，参与译事者人数较众，难以再现房龙神韵自不必言，疏漏疵误之处亦不会少，敬请指正。

参加翻译的有岳丽娟、张继波、沈湘、罗培森、张放、范立云、屈晓丽、钟海林、何冰、邓西禄及笔者。

《与世界伟人谈心》一书原为一卷，中译本分上下二卷出版。

为方便读者，我们适当加了一些注释。书中插图取自原书，均为房龙本人手绘。

常绍民

1996年8月

又：逢本书重版之际，我们将本书原来存在的翻译和校订错误作了全面的修正。

常绍民

1997年8月

客人名单 (右为出场章次)

安徒生, 汉斯·克里斯蒂安, 1805—1875	第 11 章
巴赫, 约翰·塞巴斯蒂安, 1685—1750	第 4 章
巴伦支, 威廉, ? —1597	第 20 章
贝多芬, 路德维希·冯, 1770—1827	第 12 章
勃鲁盖尔, 彼特, 1525—1569	第 4 章
佛陀(乔答摩·悉达多), 约公元前 568—约 488	第 10 章
塞万提斯, 1547—1616	第 5 章
肖邦, 弗雷德里克·弗朗索瓦, 1810—1849	第 18 章
孔夫子, 约公元前 551—479	第 14 章
瑞典国王查理十二世, 1682—1718	第 15 章
但丁, 阿里盖利, 1265—1321	第 16 章
笛卡尔, 勒内, 1596—1650	第 6 章
迪更生, 埃米莉, 1830—1886	第 18 章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 1533—1603	第 8 章
爱默生, 拉尔夫·沃尔多, 1803—1882	第 7 章
伊拉斯谟, 德西德里, 约 1466—1536	第 1 章
阿西西的圣方济各, 约 1182—1226	第 6 章
富兰克林, 本杰明, 1706—1790	第 19 章
海姆斯凯尔克, 雅可布·范, 1567—1607	第 20 章
第一位发明家	第 20 章
杰斐逊, 托马斯, 1743—1826	第 21 章
列奥纳多·达·芬奇, 1452—1519	第 16 章

失踪的孩子	第 19 章
爱德华五世, 1407—1483	
路易十七世, 1785—1795?	
理查, 约克公爵, ? —1483	
维吉尼亚·戴尔, 1587—?	
莫里哀, 1622—1673	第 5 章
蒙田, 米歇尔·德, 1533—1592	第 17 章
莫尔, 托马斯爵士, 1478—1535	第 3 章
莫扎特, 沃尔夫冈·阿马多伊斯, 1756—1791	第 11 章
南森, 弗里乔夫, 1861—1930	第 20 章
法国皇帝, 拿破仑一世, 1769—1821	第 12 章
俄国沙皇彼得大帝, 1672—1725	第 15 章
柏拉图, 公元前 427—347 年	第 14 章
拉伯雷, 弗朗索瓦, 1490—1553	第 17 章
罗伯斯庇尔, 马克西米连·德, 1758—1794	第 9 章
罗西尼, 焦亚契诺·安托尼奥, 1792—1868	第 18 章
莎士比亚, 威廉, 1564—1616	第 5 章
西奥多拉, 拜占庭皇后, ? —547	第 8 章
尼西亚的神学家, 约 325	第 6 章
托克马达, 托马斯·德, 1420—1498	第 9 章
伏尔泰, 弗朗索瓦·阿·德, 1694—1778	第 15 章
华盛顿, 乔治, 1732—1799	第 2 章
沉默者威廉, 奥兰治亲王, 1533—1584	第 2 章

本书有关的人物

——本书中的人物没有一个是虚构的

吉米是房龙夫人。她从布莱恩毛尔毕业后不久得此绰号，在多年经营她的“狂人帽店”过程中这一绰号传扬开来，从此便成了她的代称。

露西全名露西·范·达姆·范·伊塞尔特夫人，是一位在费勒城生活了将近 25 年的荷兰杰出画家。自从荷兰遇到德国入侵后我们就再也没听到她的消息。在战争打响前不久她来拜访我们时如果能留在大洋的这一边那该多好啊！由于她痛恨德国的一切，她的命运不可能幸运，但我们一直没能从她那得到或从别处得到有关她的任何消息。

弗里茨全名叫弗里茨·菲利普，是著名的荷兰无线电、电灯制造商家族成员。他自己的职业是银行家，然而他具有一种明确的文学创作倾向。他已不在人世了。他的死与他那世人皆知的仁慈直接相关。他答应带他的小女儿去看电影。外面大雨倾盆，家人劝染上感冒的弗里茨呆在家里不要出去。可他不想让孩子失望，于是他去了，结果耳朵受到了严重的感染。大家尽一切努力来挽救他的性命，可他终于未能从手术中苏醒过来。他被埋葬在扎尔特博梅尔（菲利普家族的发源地）墓地。也许这样更好。当纳粹开始在年轻的荷兰人当中寻找人们爱戴的人物以便杀之而威吓他人的时候，他们肯定会把弗里茨抓起来，然后把他当作人质杀掉的。

乔是海因·弗林德的妻子，后者是一名当地的渔夫，一名

小镇哲学家。很有事业心的乔经营着村里的公寓，她偶尔（如果她碰巧很喜欢你的话）会过来帮着做些烹饪。我们希望他们两人都还活着，可是乔会被迫给费勒的纳粹党卫军做饭，对此她肯定是不愿意干的。

卡特耶是我们的第二位仆人，她离开我们与一位弗拉辛造船厂的工人结了婚。自从纳粹入侵瓦尔赫伦、焚毁了米德尔堡后，不知道她的情况如何。

佩雷斯是村里的警官，他通过自己的努力升到了档案馆长的职位。他在战争爆发前几年去世了。

雷普科，据我们所知，可能还在为费勒的好人们刮胡子，向他们出售他们需要的雪茄和保险，并在村里的财务部任职。他是来自阿姆斯特丹的一个聪明的小伙子，说话十分刻薄。我们衷心希望他加倍小心，别触犯了我们所热爱村庄的现行主人们。

小努德尔在经过多次流浪后幸存了下来，并在康涅狄格州的新费勒度过了幸福的晚年。他如今安详地沉睡于我们花园中的鸟池后面（他的双手放在他聪明的脑下面），他充分享受着康涅狄格州这一部分所有鸟类的陪伴——它们或是来梳理它们引以为荣的漂亮羽毛，或是希望喝上点清新的净水。

至于费勒镇本身，在纳粹入侵后不久，它在一次进攻附近的弗拉辛城的战斗中几乎被摧毁，幸运的是，炸弹落在了退潮后的港湾中，在一片淤泥中爆炸，因此并未造成严重的毁灭性后果。

○ 前 言

致青少年们

你们当然从未见过弗里茨叔叔，他在你们出生前很久就离开了人世。很遗憾。你们该会喜欢他的。他是那种会到中心公园边散步边喂鸟和松鼠的老绅士。那些老绅士的口袋里总是装满了小动物们喜欢吃的各种东西。小鸟和松鼠闻到了食物的香味，纷纷落到这些慈善家的肩头，在他们身上爬来爬去，寻找着它们认为属于它们的合法财物。

就弗里茨而言，如果他还活着，该是你们的“名誉”叔父。快乐、善良、宽容和善解人意是他赐予这个世界的礼物。他无论走到哪里都毫不吝啬地向人们施舍这些珍贵的财富，因为他知道（所有的智者在岁月之初便认识到了这一点），真正属于我们的唯一宝藏埋藏在我们朋友的心中。

在我出生的国度里，人们仍然在16世纪加尔文思想冰期的影响下忍受着痛苦，但像他这样的品格却受到了超乎想象的欢

迎。所以，尽管我们在年龄上有相当大的差距，在米德尔堡老修道院的餐厅里相遇后，我们在仅 5 分钟之后便成了朋友。

我们之间的密切交往仅持续了几年时光，但那却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一段日子，因为它是在费勒城和那片令人愉快的废墟不可思议的魔力中度过的（一座真实的城市、一个普通侯爵领地的首府）。该城坐落着几百座老房子，有许多花园，保留着无穷的回忆——这个不同寻常的小小伊甸园散发着无穷的魅力，以至于我们几乎觉得没必要再与外界接触。一想到我们可怜的当代人，我们心中便充满了无尽的怜悯，他们命中注定要在诸如伦敦、巴黎、纽约或里约热内卢这样枯燥乏味、缺乏想象力的小村落中度过一生。

吉米和我既然已经下决心在这里存身（至少在我们的钱用光之前是这样），便买了一座很舒适的房子。由于该房建于 1572 年，因此看上去显得过新、十分炫目耀眼，与周围仍然显示着哥特建筑风格决定性影响的邻里建筑很不协调。

不久以后，弗里茨也决心加入这一群真正的智者当中。他是在考察了从塔希提岛到百慕大的所有其他乐土之后才最终得出这一结论的——即费勒城是能够回答“一个文明人在哪儿才有可能以最低程度的不满和最大程度的精神满足来度过自己的一生呢？”这一问题的唯一完全令人满意的答案。

我们度过的那段感到极大满足的短暂时光就这样开始了。在那段时间里，弗里茨和我对于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同胞所了解到的东西可能要比我们曾经亲临（即使思想与精神并不总是与身体同在）听讲的中学、学院和大学教给我们的东西还多。

十分碰巧（幸运的巧合），弗里茨和我都从不真正着迷过任何一种体育锻炼，虽然我们认为对大多数其他人来讲这是一件好事。结果，我和弗里茨过去常常在他那有着高高窗子（在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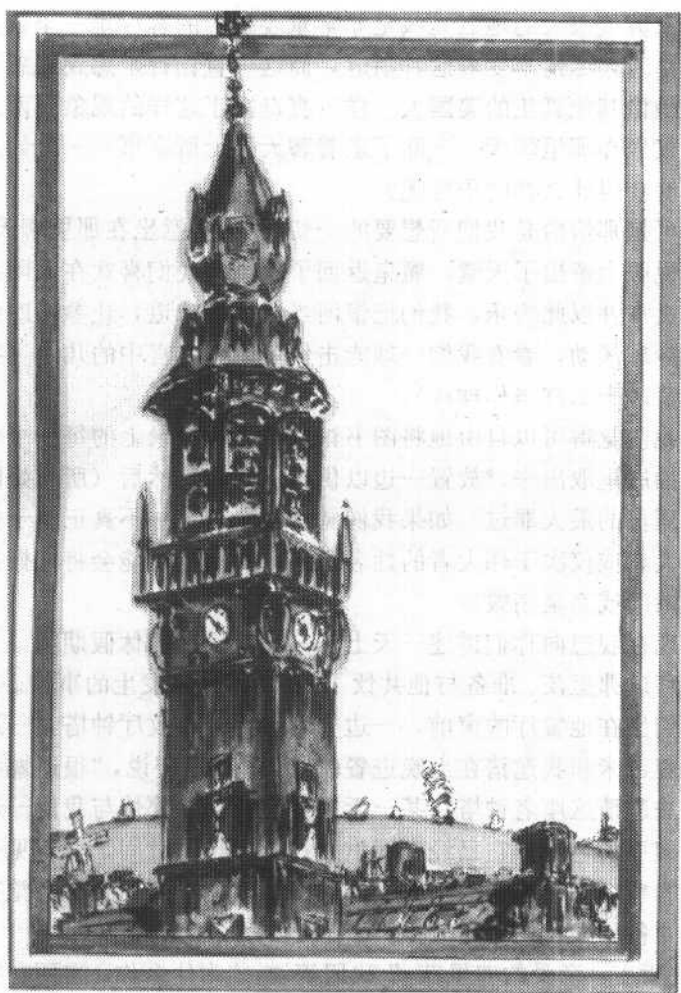
地国家雾气很大的地区光线是非常重要的)的客厅里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尽情享受这种消遣，而这一直让吉米感到迷惑不解，她像其他真正的美国人一样一直奇怪于这样的现象：两个人仅仅坐在那里聊天——除了坐着聊天外无所事事——他们从中能够获得什么样的乐趣呢？

可是那恰恰是我们所想要的一切。我们愿意坐在那里聊天，直到说服上帝出了天堂，魔鬼返回了地狱。我们喜欢在太阳系上做文章并以此为乐，我们把银河当成保龄球道，让参宿四做为保龄球滚动，看看我们一球能击倒黄道十二宫中的几个（我们把黄道十二宫当作球柱）。

我们觉得可以自由地将图书馆人名卡片目录上的每一个名字从抽屉里取出来，放置一边以供特别研究；然后（所有好图书管理员的最大罪过）如果我们觉得某个名字并不真正属于那些伟大者或仅次于伟大者的姓名之列，我们很可能会将它撕掉仍进港湾或完全销毁。

现在我想向你们讲述一天上午——在圣诞节休假期间——当我拜访弗里茨、准备与他共饮 11 点钟咖啡时发生的事情。当时我们坐在他餐厅的窗前，一边望着对面的市政厅钟塔，一边谈论着吉米和我邀请在当晚进餐的客人。弗里茨说，“很遗憾我们无法邀请这座老钟塔在某一天来拜访我们，哪怕与我们一道喝一碗豆汤也好！它已经在那里度过了很长的时间，一定见过许多的事！它应该能够向我们讲述许多有关我们见到时会觉得有趣的各种人物的有趣故事。”

“听着，亲爱的弗里茨，”我回答说，“为什么你、露西和我们其余的人会在费勒？因为这样的地方不再真正存在了。它只存在于我们的想象中——是‘记忆变成了现实’。我们已经厌倦了到处充斥着小机械和实在之物的生活以及白费力气的各种活



古市政厅的钟塔俯瞰着小镇